

说漓江游漓江

◎文/图 陈广林

“不愿作神仙，愿作桂林人”，陈毅元帅为桂林的题词令人神往。宋朝王正功的诗句“桂林山水甲天下”，道出了桂林之美在山水。当代散文家李健吾在《雨中登泰山》中写道：“山没有水，就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是啊，我正要写写桂林山水的眼睛——漓江。

漓江确实太美。两年前我也写过一首歌词，叫作《印象漓江》：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流过灵魂流进我的梦乡。/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生于猫儿山长在太平洋。/你用清澈透明的手掌，/托起象鼻古老的曲水流觞。/你用浓墨重彩的嫁妆，/装点着如诗如画的层峦叠嶂。/黄布金滩上的倒影，/映红了夕阳也陶醉了月亮。/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荡漾着山水间最动人的绝唱。/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那是桂林人的亲娘。/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那是小伙子的新娘。

漓江让人魂牵梦绕。在桂林生活20多年，我曾10次游览漓江，其中各有乐趣。

游览漓江的最佳季节是春天。每年三四月间，适逢桂林雨季，春雨霏霏，连月不开，清风习习，拂面而来。我们乘坐小船，仿佛穿行在一幅幅氤氲缥缈的水墨画里。烟雨漓江，百里画廊。小舟漾轻楫，流水何潺潺。一会儿小船便驶入水墨画里去了，可眨眼眼拐个弯，片刻工夫，小船又从浓墨中探出头来，身后泛起长长的波痕和浅浅的涟漪。虽是春季，雾霭迷蒙，那荡漾在水面的涟漪不甚清晰，但却别有一番韵味和诗情。春寒料峭时，江水凉飕飕，连小木船也是湿漉漉的，似乎一握手稍用力便可以拧出水来。两岸青山穿梭在眼前，游走于天地间，多么妩媚，料想青山看着我们也一样美丽。春游漓江，四野苍茫，云里雾里，一定要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忘却尘世间的烦忧牵肠。有一回，我们请求船工弃用船桨和长篙，任由小船缓缓随波逐流。或轻启玉步，似睡半醒；或踌躇满志，原地飘移。仿佛停滞了时空的脚步，宇宙间的至善至美似乎都在这一瞬间凝固。混沌初开，万物启迪，模糊而又清晰，清晰化作迷离。以前读柳子



阳朔县城边漓江风光

厚的诗，知道“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一番境界和一些动感的，可是，在这里，在烟雨漓江上，一切的动都显出多余和累赘。我们乘坐的小木船，船下的流水，乃至我们轻轻波动的心脏和气息，此刻都应该屏住。让我们充分体验这静的妙韵。宁静致远，微观觉悟，又何必对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执着以求，时时刻刻放之不下呢？舍得舍得，有舍弃才能有所得，宇宙如此，人生亦然。

也曾在春夏之交游览过漓江。百草丰茂，树木葱茏时，两岸风景苍翠欲滴。某年五一前夕，我们几人从古镇大墟启程，背起简单的行囊，徒步游走漓江。一路欢歌笑语，惹得草木渐绿，春水暖柔，阳光拂面，九马回眸。近百里水路，但见清风送爽，江水初涨，两岸新潮闪烁，视野空间宽阔。早间，我们迎着朝阳迈步漓江岸边，不时与乘船游江的中外游客招手致意，相向行进，殊途同归。游客给我们送来羡慕和钦佩

的目光，这些素昧平生的鼓励和微笑，让我们信心十足，士气顿发，不由得加紧前进的步伐。午后，当我们走得精疲力尽、摇摇欲倒之时，看着从阳朔返航的游船，虽然空空如也，却也能让我们联想到明日的希冀。真的呢，这些游船，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又会载着新的游客涉水作画，亲吻漓江。每日循环，周而复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世间事物莫不如此，怎么会有点呢？徒步漓江，既可欣赏到两岸景色，又能亲近农民庄稼和耕牛农舍；既深入江心腹地，又能跳出江面，从两岸或更远的方位对漓江作审美的观照，或对漓江的下一段景色满怀期待和猜想，那种忐忑的心情是乘船游江所无法体味的。更何况，徒步漓江期间，无数次乘船过渡翻腾，交替游走于漓江两边。有时是全渡，此岸乘舟至彼岸；有时是半边渡，此岸A段坐船过渡至B段，真有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趣。看看，这哪里是游

漓江？分明是在游走人生，筹划未来。当然，徒步漓江还可以锻炼意志和毅力，一举多得，何乐不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除却春天和春夏之交畅游漓江，还有一个季节也是领略漓江美景的好时机，那就是秋天。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多么富有诱惑力的意象。桂林的秋天，水瘦山峭，风韵窈窕。虽然漓江的水位下降了，水量削减了，但水质却提升了，也更见澄碧和透明了。漓水悠悠，君子好逑。那一泓清澈的秋水，飘带一般，缠绕在英武挺拔的峰峦之间。最是两岸婀娜多姿的凤尾竹，仿佛漓江新嫁时的伴娘。金风徐来，竹影摇曳，暗芳浮动，幽微不绝。苏东坡曾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看来也是掏心的话。东坡居士如能生活在漓江边，定然会安享幸福得像佛陀寨神仙。秋天游漓江的最佳地点可选择兴坪古镇。从兴坪乘坐竹排溯流至九马画山段，是百里漓江中最精华的

河段。这段水路不足十里，往返约需一个小时，三四人乘租一个竹排，每人出资20元左右——人民币上所选用的图案恰好也是贰拾元面值的，神乎？就是说，每人大约花费20元就可尽情领略到漓江黄金河段之美。两年前，当地居民使用人工竹排，挥一枝长篙，载着我们向绿水更绿处漫溯。满载一船落日的余晖，在袅袅山水间放歌。从兴坪民间码头出发，约5分钟，便游到百里漓江中最佳景点之一的黄布倒影。夕阳西下，数峰如黛，波光平似镜台，空等您乘坐的竹筏涉江而来。数不清的凤尾竹点缀在群山之腰，如同仙女的秀发飘飘。特定的临近黄昏的时刻，河滩、翠竹、青峰、夕照、渔船交织成一幅精妙绝伦的画卷，倒映在绿油油的江水之中，真真是美丽之极机会空前。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但得兴奋拜见。人民币贰拾元的背面，那幅图案恰恰出自此景，这便是著名的“黄布倒影”。当我们乘坐竹排畅游时，无数中外游客中的摄影迷，已架好相机，伸长脖子，踱步翘首以待，只等捕捉到倒影那梦寐以求的瞬息。那情景有点像泰山看日出，长白山观天池，峨眉顶盼佛光……大自然的造化真是可遇不可求，许多东西不只是为我们人类所准备的。我曾几度在下午时分游览黄布倒影，只有一次遇到最佳景色：时空融合，山、水、波、夕照、小船、倒影浑然一体！其余几回都未能赶上最佳的夕照及波纹和轻舟，遗憾过头。近两年，游船由人工竹排改为机动竹排，噪音大，耳朵怪，速度飞快。至于竹排上，已无当年之宁静和悠闲。虽坚持游到了九马画山，努力数出了五六匹马，但那种温馨浪漫的感觉远远不如从前了。世间好物不常有，留取记忆成永久，呜呼悲哉！

此外，漓江上还有激动人心的《印象刘三姐》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堪称一绝，中外驰名，熙熙攘攘，也很值得鼓掌。去年五一之夜，我们两家人曾住在阳朔河边小屋，从背面遥看《印象刘三姐》，别有风趣，与我们某年寒冬端坐在正面的观众席观看的感觉迥然不同，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年年岁岁花香浓。

两张演出照

◎徐群

去一直活跃在本地文艺舞台的老友家小坐，他拿出演出影集与我分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后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老友直言：“音乐，真的能够丰富人生！”我也曾是文艺青年，点赞的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的两张演出照片。

1987年冬天，我就读的前身为南通籍清末状元、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纺织行业名校——南通纺织工业学校迎来30周年校庆，学校联手南通市歌舞团筹备一台庆祝晚会。一天下午，我在球场打球，广播里响起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故乡的云》《信天游》，听着听着，不禁跟唱起来。“这位同学，你是哪个专业、哪个班级的？”歌声引起一旁校团委老师的注意。晚上校庆急需在校生男声独唱，老师建议我去试试。听完试唱，导演拍板让我唱两首歌。《故乡的云》已定专业歌手演唱，根据嗓音，导演给我选了同样抒情的《朋友珍重》。

演出当晚，学校礼堂人山人海，电声乐队震撼人心。我的节目排在倒数第二：先唱热烈明快的《信天游》渲染气氛，再唱舒缓深情的《朋友珍重》，表达对天南海北校友、朋友的祝福。或许是女主持人过于激动，给我报幕时竟倒了歌曲演唱顺序。导演听了急忙叮嘱准备上场的我：“小伙子，将错就错，你就先唱《朋友珍重》吧！”一曲唱罢，又出意外：乐队把《信天游》演奏成了慢歌！我表面平静，内心其实焦急万分。当唱到“风沙茫茫漫山谷，不见我童年”一句时，台侧传来导演不断加快的击掌声，引领演唱步入正轨。雷鸣般的掌声中，导演笑眯眯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学校发演出照那天，播放了晚会录像。看到荧屏上着藏青色西服的少年，我竟有些恍惚，不太确定那人是自己。唱完第一段，我向台下深深鞠躬致谢：“各位老师、作家朋友，我的歌声虽然业余，但情感炽热。祝大家创作出更多华章！”话音刚落，一道倩影闪现舞台：大眼睛，留披肩卷发的她将用纱巾折叠的花朵递到我手中，说我的歌声打动了她。生怕我听不清，她又贴近我耳边说：“在人生与文学的路上，让我们永远与阳光牵手！”

这位端庄优雅的女士，是创作出《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优秀作品，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现场一位前辈说，黄老师上台送花，这是第一次。

唱歌，有“以声带情”“以情带声”两种说法。前者，基于专业训练。对歌技空白的我而言，偶尔登台只能“以情带声”，歌声散发春阳般的温润、温情。

重男轻女的思想 是怎样炼成的

◎陈平涛

中国人为什么重男轻女？我认为，这和社会传统观念密不可分。社会观念向来不是空中楼阁凭空而起，而是客观事实的产物，更通俗地说，是社会生存环境及生存方式的反映。

当然，重男轻女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是自古以来，“两河”赋予了中华民族优惠的生存条件，使得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定居所、仓库、衣食足，从而不必像生存条件恶劣的游牧民族那样东征西讨。而农耕的生产方式对体力、耐力有着较高要求，许多劳作必须由男性甚至多名男性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完成。加之诸如面对野兽侵扰、外部村落的入侵时，男性的强壮程度与数量势必起着决定性作用。相比较之下，女性生理机能的差异以及妊娠等诸多原因的制约，使得中国的村落从开始便是一个父系社会，至今依然。

其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私有化观念随之出现并得到巩固。即使在同一个村落内部，也开始出现关于耕地、林地、水域以及宅基地等多方面的纷争矛盾。那到底谁说了算呢？逻辑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决定游戏规则，而他们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正如学者吴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提到：“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至于谁是“暴力最强者”的判定，那就容易多了，打一架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哪个家族男性人数占优，自然在同村中便更有话语权。有人会提出：不是有里正这样级别的村干部吗？在实际过程中，中国古代的乡村干部几乎大部分都出自村中势力最大的家族，即所谓“大姓”。家庭成员数量以及是否有成员在上面做官，“权势”和“拳势”是保证其能否当上里正并顺利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衡量杠杆。这也是部分乡村容易滋生“宗族势力”“村霸”的社会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资本论》中的一句重要名言，同样，也是我们乐观地认为重男轻女思想所代表的一切封建落后观念必将消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女性婚嫁意味着要脱离原生家庭；而男性则不仅为原生家庭保留了人数，还将衍生出新的家庭成员，扮演着一个新的“增长源”角色。从功利性角度来看，男性似乎更有价值”。

即使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仍存在少数歧视女性的现象。个别公司企业在招聘人员时，毫无理由地明确规定只招男性。在职员的后期个人发展、工资待遇方面也将更多的资源倾向男性。性别不平等，这无疑是一种愚昧迂腐的观念。

在传统观念看来，家族中多一名男性，相当于也就多了一个劳动力、战斗力，这不仅事关整个家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现实利益问题，甚至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处于这样的农耕文化长久浸染下的中国，无论是在内地还是沿海、乡村还是城市，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依然在部分人的观念里残留至今。

在不改变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情况下，想要改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似乎不太可能。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长期存在的原因。这也就是“穷”，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现状，同时也是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穷的原因之一。

随着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分工正逐渐替代锈迹斑驳的传统方式，而新的思想观念正逐步革新人们的部分传统观念意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也正在越来越多人的观念中逐渐淡化，并因此扩散开来。城市自不必说，诸多职场女性的成功甚至所创造的成就让男性望尘莫及，使得这个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女性的价值。同时，凭借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媒介的普及，加上乡村许多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在不断地接受着新的价值观念并将其反哺于乡村，逢年过节他们带回家乡的不仅是新奇的科技产品和靓丽服饰，还有新的观念意识。一种全新的生育观念也正悄悄地向广大农村渗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资本论》中的一句重要名言，同样，也是我们乐观地认为重男轻女思想所代表的一切封建落后观念必将消亡的重要原因。

马君武的两次平南之缘

◎黄传豪



城，我们住的是平南县衙门西北角上一间小屋。屋门前有一株大榕树，树上有很多合群同居的八哥鸟。每天清早和晚上，它们叫得非常高兴，也很好听。大榕树底下有一对蛤蟆，衙门里的人都说这对蛤蟆年岁很老了，年年都在榕树底下叫蛤蟆。出门向西走不多远，有一个水池。这水池到了夏天，满开荷花。水池向南有一间小屋，一厅两房。我父亲的东家姓曾的（名纪平，四川人），请一个姓阳的先生在这里教他的小儿子读书。我是我父母初生的第一个儿子，祖母把我当作宝贝，自己抚养。父亲和祖母商量的结果，叫我附在阳先生家里读书。

小孩子初次上学的时候，照例要经过“发蒙”礼式。和我发蒙的就是姓曾的县知事。寻常发蒙时要读“人之初”这一部书上四句，就是：“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我父亲以为这未免太俗，并“人之初”一本书全不要我读。他所指定要我读的是两部关于历史的书，就是《历朝鉴略》和《龙文鞭影》。《龙文鞭影》现在书坊尚有得买，《历朝鉴



民国时期的平南县政府

略》一书现在很不容易见了。我记得书头四句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在御世，肇开混茫。”不多，已经被兵团打散了。”我们大约住平南县一年。当时署理县知事大概是一年一任的，曾知事卸任，我们一家人都随着回到桂林。我自从五岁离开平南县，以后虽然坐船到南宁经过平南两三处，但从没有时间去看我“发蒙”的地方。直到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在贵县遇难后逃到平南县住了一晚，发蒙读书的小屋已不见痕迹了。我们曾经住过的一间屋，虽然还在，但是已破坏不堪。经过三十六年，门前的一株大榕树巍然犹存啊。

马君武的两次平南之行，心情和境遇都不一样，心情的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却是